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三



呂大著點校標

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在位十四年

壽五十三

諱項字昭世

烈王第二子也封安成王受遺輔政

大二年十一月

廢少帝而自立

大建元年正月安成王

皇帝位改元大赦。二年正月齊改元武

平。三年楊素多

不軌有大志不拘小節帝命素為詔書筆

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

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

心圖富貴也。九月齊

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

出撫軍放入參幃幃功高望重而雅性温慎得宰相體事以孝聞

刑雖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四年二月周帝始親覽朝政頗事

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

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夫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

匪懈古息也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

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

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

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齊尚書右僕射祖瑒勳傾朝野左丞

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

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下式亮切通作餼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

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之故其父

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胃上音力

常為士卒先士卒罪唯大杖撻背上涉八切未嘗妄殺眾皆爭

為之死自結髮從軍其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

密為誑言曰徒歌謂之徒音餘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明月令人傳

之於鄰鄰中小兒歌之路瑒因續之曰昔老公背受大斧饒古老

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蓋奏之帝以問瑒瑒解之曰百升者斛也

音老公謂臣也與國同音百升者斛也且解者累也

大將明月聲震闕而為音去后男尚公主音可畏也帝信之執

光殺之血流於山刻之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四反并殺其子周

揚素多  
才有大  
志

周帝始  
親政

周帝始  
親政

齊祖瑒  
勳傾朝  
野

光行  
法

祖瑒  
勳傾朝  
野

文學謂之待詔

周獲白鹿

徐陵

王恭勸

源文宗

阿那肱

秦漢

王聞光死為之大赦。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委任之重。羣臣莫比。五年。齊主顛。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書。二月。太子於岐州。帝謀伐齊。公卿各

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書侍郎。徹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必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

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曰。臣同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上黨伐齊。

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蕤出歷陽。四月。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前此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

黃法蕤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輸劫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

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曰。卿為左

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尚阿那肱。龍見當寧。傳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見。於盛待雨而大故祭。祭大。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九。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宿。遂不祭。師曰。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音遂也。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閔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獨齊。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設弓未發。摩訶遙擲

箭。胡斃。摩訶遂奮勇。大破之。齊師大敗。摩訶功。齊主顛。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書。二月。太子於岐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書侍郎。徹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必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曰。臣同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上黨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蕤出歷陽。四月。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前此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蕤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輸劫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曰。卿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尚阿那肱。龍見當寧。傳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見。於盛待雨而大故祭。祭大。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九。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宿。遂不祭。師曰。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音遂也。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閔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獨齊。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設弓未發。摩訶遙擲

箭。胡斃。摩訶遂奮勇。大破之。齊師大敗。摩訶功。齊主顛。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書。二月。太子於岐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書侍郎。徹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必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曰。臣同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上黨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蕤出歷陽。四月。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前此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蕤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輸劫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曰。卿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尚阿那肱。龍見當寧。傳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見。於盛待雨而大故祭。祭大。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九。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宿。遂不祭。師曰。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音遂也。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閔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獨齊。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設弓未發。摩訶遙擲

箭。胡斃。摩訶遂奮勇。大破之。齊師大敗。摩訶功。齊主顛。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書。二月。太子於岐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書侍郎。徹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必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曰。臣同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上黨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蕤出歷陽。四月。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前此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蕤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輸劫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曰。卿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尚阿那肱。龍見當寧。傳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見。於盛待雨而大故祭。祭大。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九。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宿。遂不祭。師曰。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音遂也。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閔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獨齊。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設弓未發。摩訶遙擲

箭。胡斃。摩訶遂奮勇。大破之。齊師大敗。摩訶功。齊主顛。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書。二月。太子於岐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書侍郎。徹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必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曰。臣同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上黨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蕤出歷陽。四月。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前此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蕤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輸劫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曰。卿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尚阿那肱。龍見當寧。傳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見。於盛待雨而大故祭。祭大。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九。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宿。遂不祭。師曰。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音遂也。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閔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獨齊。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設弓未發。摩訶遙擲

蘇軾

李伯請以正人輔太子

明徹政

明徹政 蕭陽景 和救兵 不進

明徹生 擒王琳

王琳得 王琳心

移授婆 勸蘇主

銑銀蘇軾切下胡戶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士十餘人出戰

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士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尉破胡之出

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

之慎勿輕聞破胡不從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

壽陽召募以拒陳師一月太子贊於倫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

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小人也或作曜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

周主曰皇太子四海聖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責且春秋

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止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

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敕容曰卿世載鯁直上古古切鯁魚骨也臣亦

難也帝曰正人言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帝嘗問萬年縣

丞樂運曰卿言太子如何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

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

相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

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

聞之意甚不悅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出

死者什六七營行臺右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屯於淮

口救使屢促之然始變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

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校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

不進自挫其鋒切挫也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乃躬擐甲胄切貫也四

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景和北道盡收

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

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上齊

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以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歎敬

遣使斬之於壽陽東二里哭者聲如雷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

莫不流涕齊穆提婆之子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

輟曰梨色角切通作蒲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

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音丘慈更可

憐人生如寄唯由行無何用愁為左右雙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

帶置酒  
賞人後  
如

周主辨  
三教  
後

即行三  
年之喪

佛道  
除

五行  
大布錢

齊政亂  
周謀伐

齊孝寬  
傳取齊  
三策

相飲鼓舞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 詔以壽陽復

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

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

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 帑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十一月周主集

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 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

後。六年五月周主大 皇太后於永固陵周主既行至陵所 地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

或作每 苦廬之 禮 率遵前典以申國極百僚宜依遺令既

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

禮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 禮 祭佛道二

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

除之 六月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七年周主承世祖奢泰之餘競為新巧窮極壯麗寵任陸令萱韓長

孫等幸 月朝政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女妓諂諛政害民賦繁役重

民不聊生 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待加戍卒 齊

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 上居良 切相侵互有勝負

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 居覲

周隙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

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

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

猶能一舉平之今大軍若出輟關 在河內 方軌而進兼攻陳

氏共為掎角 晉人角之 其足也 左傳晉如逐鹿 并令廣州義旅出

自三鵝又募山南驍 公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 上堅 切地種 名

如別種劉元海五部之 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

之外勁男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 出動川後雷駭電激百道俱進

並趨虜庭必當殫 奔潰所向摧殄 盡也 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

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執三鵝以北萬

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 驍悍止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

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

來和謂  
楊堅當  
有天下

孔安謂  
江總不  
宜輔太

周敕東  
宮官月  
奏太子  
言動

王軌持  
帝頌  
後嗣弱

王軌言  
楊堅有  
天相

遠還復出師找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其  
三日昔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尊養且  
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好蓄銳養威觀豐而動許也切

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井也 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  
宴相許偉畿伯下大夫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

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望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昔六茹堅音六

姓楊氏聖其名茹人余切木相親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  
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詭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

才若為將領陳無不破。八年六月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  
江總為營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官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  
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

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  
曰都官尚書王軌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

鄭泰之子不宜為太子營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  
子營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為營事總與太子為長夜

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姊音弟按漢外戚傳太子有太子取微行遊  
總家上怒免總官 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

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  
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

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長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  
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心不寬負荷彌深以為然勸軌

陳之軌後因內宴上壽持酒須臾曰持即持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  
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

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  
公為誰矣壯壯也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

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  
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親有友相帝  
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悔匿帝深以軌  
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發以司空吳

周主伐

齊天子

齊師大

齊師大

周師克

伊婁謙  
不報高  
還

明徹為南兖州刺史。九月，**周**主謂羣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文宗口慈也。朝不謀夕，天與不取，貽後悔。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沮抄抄切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州，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宇文忻、

辯、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執，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堞徒劫切，樓櫓牆也。堞，各埠亦謂之堞。堞，所存之城，尋伺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涑，王切，在河東。縣，孟為平陽。接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執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十

二月戊申，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朝介切，械者器之總名。數百里間委弃山積，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頭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道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執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癸丑至汾水，閉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主還鄴，并州州州即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懼故切使復衣帽而禮之。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衆軍高薄，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



卿可聚眾唾面吐也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

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

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刑政矣孔子  
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

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斛律孝鄉請齊主親勞將士

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  
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

戰心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  
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

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  
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

人情恐懼凶許容切又許與切或作莫有聞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  
望氣者言黃龍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

齊太子齊太子即皇帝也生八年矣改元承  
光尊齊主為太上皇帝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鄴魚怯切魏郡鄴

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齊王公  
以下皆降田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

鄴深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  
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

自隨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  
又為潛詔尊上皇為無上主幼主為宋國天王丙申齊上皇留胡太

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開規候周師規廢廉切又自與穆后  
馮淑妃幼主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

周師奄至奄也上皇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  
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

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月齊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  
下無朝覲之禮朝覲通切覲君之儀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

致錄設九僎九介積子賜切勿棄之屬錄許既切殺之曰錄儀必刀

論諸故  
高祖非  
公義

齊主勞  
重不笑  
將士皆  
無執心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齊主與

周詔象  
明經

傳伏為  
百守節

周主受  
天言

周主所  
齊君臣  
奏凱

周主謂  
李德林  
為天上  
人

以感威

周詔毀  
宮殿壯  
麗者

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實還贊致享  
利刃古者指見之禮各執物以為贊男  
贊大者小者禽鳥女贊榛栗棗備皆如古禮  
周主與梁主宴酒  
酌周主自彈琵琶  
所鼓推手前曰  
引手後曰  
因以馬名  
梁主起  
既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周主大悅賜資甚厚乙卯

周主自鄴西還 三月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  
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周主之克晉州擒尉相貴也招齊

東雍州刺史傳伏伏不從既克并州復遣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  
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阿那

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  
曰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師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

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  
死若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

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  
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 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

按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  
年數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

功何其薄也四月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奏凱  
樂上可支刃兵祭曰歌司馬法得意則惟樂獻 俘於太廟封高緯為

溫公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  
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

移檄 胡秋切符檄古音以 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  
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為王者瑞 麒麟之切仁獸也樂身

麒麟也陸機曰麟身牛尾 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無用豈  
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周主詔以路寢

會義 入也八君所居皆曰寢見周禮 天官疏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  
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 朝者祭

昔之清明之德 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  
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勳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

周服飾之制

周土節儉

撫將士有恩威

吳明徹北伐軍敗

毛喜謀彭城

周主初服常冠

周主立

漢書

四

品時序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

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網陳留大絲織也下綿綉絲布圓綾紗絹綃

葛布等銷思也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唯緯弟仁

英以清任得免徙於蜀

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褰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

行兵親在行陳上謝卿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

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十年上聞

欲爭徐充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

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感之上好眾潰明徹為周人

所執將士二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初帝謀取彭亦以問五兵

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

為不若安民你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御

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

為懷德公明徹憂憤而卒三月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妨

吏民五月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會帝不豫留止雲陽宮召宗師宇

文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六月

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二十六

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成容捫其杖痕拜緝捫也大罵曰死晚矣

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帝以齊煬始尚王憲厲尊望重忌之乃使

于智告憲有異謀召至縊殺之既誅憲而無名乃去與王與獨孤熊

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十一年正月周主受朝於霞明始與羣臣

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為大前疑

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中山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

公楊堅為大後丞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大重而除之

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一疏以為虞書所稱青災非赦皆所

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一疏以為虞書所稱青災非赦皆所

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一疏以為虞書所稱青災非赦皆所

樂運諫  
周主救

周主惡  
聞規諫

密察羣  
目小過

樂運陳  
八失

周主謂  
運為志

主執不  
斷忠節

周靜帝  
立

周天元  
亦重先  
帝

楊堅謂  
周將亡

初用六  
銖錢

天元立  
五星后

謂過誤為害當緩救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

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薄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

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

失惡人規諫欲為威雷懾服也失氣也也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

法益深大離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

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

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杜持

謂嗜醜切醜也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官者奏之於是樂運

與觀詣朝堂觀躬親也陳帝八失言若不革茲八事巨見周廟不血

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廷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

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

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

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

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

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

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

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帝使內史杜慶信就

州殺軌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宣帝傳位於太子

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

儀典率情變更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正補勸切說文畫眉也自

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

遊戲無常出入不節陪侍之官皆不堪命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

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

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翻下華切用也何能及遠哉

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十月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十一月周

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十二年正月周稅入市

者人一錢周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伏如男

子周嬪禮音頻婦也禮有九嬪禮音頻婦也咸變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

及嬪御等禮音頻婦也禮有九嬪禮音頻婦也咸變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

智勇堅  
輔政  
堅革井  
政

復行佛  
道二教

魏暹迴  
聖大計

韋孝寬  
大敗尉  
遲迴

楊堅封  
隋王

護原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開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司  
訣始太后母獨孤氏詣問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  
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念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  
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  
法駕幸夫與官不豫而還召劉昉昉兩頻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  
天元瘖如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占鄭  
譯柳表等謀引堅輔政堅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祕不發  
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  
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  
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  
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非已定季才繼言不可  
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  
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宜勉之六月周復行佛道二  
教舊少門道士精志者簡令入道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  
帝室謀率兵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

作或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欲率御等糾合義勇以主國死民何  
如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  
為行軍元帥以討迴七月并州刺史李穆奉尉斗於堅曰頭執威  
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二鏢金帶遺堅十二鏢金帶者天子之服也  
堅大悅八月周韋孝寬大破尉遲惲乘勝進追至鄴迴悉將其卒  
十三萬陳於城南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  
為之力戰孝寬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万人行軍總管  
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  
藉吉如雷霆者陰陽洋動兵者雷之餘也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  
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城破迴奔君  
迫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十一月周鄭襄公韋孝寬卒  
鄭襄公切漢南之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入初莫之解  
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用  
於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

王爵十郡而已。是歲周境內有州二日一十一郡五百八

十三年正月周改元大定。二月庚季才也勸隋王宜應

天受命太傅李穆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

命奉皇帝璽紼璽音從紼禪位于隋隋主受冊璽入御

臨光殿服衾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隋如楊氏諱二年封為

隋上明年受周禪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

王皆降爵為公隋主與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

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非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

公此言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

位非徐廣情類楊彪楊彪諱行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遠使示百辟

益諱備位漢三公不能有所損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為此言

不遂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

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

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昉之子也柳其虞虞則勸隋王盡滅

字又氏從之隋以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

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譏讀為

妖周高祖聞其賢除官不拜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祖薦

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道歸田里頗請追之隋主

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為邛公

上貧悲刀國以威襲爵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

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王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祖頗

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

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

君子誰能弛之上煩是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祖參掌朝政帝常怒一人將殺之

威入閣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

避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无憂矣賜馬二匹

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治書侍御史

梁毗以威兼領五職安繁悉劇无幸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曰

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

周恭終  
隋主立

榮建緒  
有陳中

蘇威  
不為  
隋主

隋主有  
并吞江  
南之志

隋主斬  
人威  
道諫止

身治國  
可以立  
讀孝經  
蘇威四

蘇高同  
心協贊

命章沖  
士

情詔郊  
祭是服

錢幣之

命高類  
等修定

刑罰新

其言我不得辭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十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  
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帝曰  
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深然  
之高類深避權勳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

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類能推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使之去官命  
類復位類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无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  
命數年天下稱平 **詔**主召汾州刺史 紛扶云初以首級附為 韋沖為

兼散騎常侍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胡千餘人在塗亡叛帝召沖問  
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禮綏靜  
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之役二

五月 **詔**主潛害周靜帝而為之奉哀 六月 **詔**郊廟冕服必依禮  
經其朝會之服旗幟犧牲 也上虛且切宗廟之牲也皆尚赤戎服以黃在  
外常服用雜色七月 **詔**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  
庶人皆着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初周齊所

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眾輕重不等 **詔**主患之更鑄五銖  
錢其月面好肉 好肉謂錢之取端也漢書食貨志云好肉也皆有周郭每  
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閔不如樣者沒官銷毀  
之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 **詔**主命

高類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吏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  
於從政乃米魏晉舊律下至齊梁公革重輕取其折衷 公餘專切謹  
輟及 便法身軀胡費切以輯木之 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  
死刑二絞斬流刑三百二十里至三千里徒刑五百一年至三年杖

刑五百六十至百答刑五百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  
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按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  
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訟經郡及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

訴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任於  
斯已極梟首輓身義无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

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 備列酷切切肉 離離云遠古之式事  
乖仁者之刑梟輓及鞭並令去之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訂冕之

劉行士  
陳隋主

隋主與  
左稱一

獨孤右  
賢德

隋主不  
以推借  
外我

慶美  
光

相州日  
香帽場

慶美  
光  
被漢賜

陳受交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

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見法制遂

定後世多遵用之隋王嘗怒一郎於殿前省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

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願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

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一隋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

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帝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嬖勸輒

輒而輦謂並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俟帝退朝

同返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

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

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

死后性冷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

欲賜高妻織成衣領宮內亦无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

任假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隋主如岐州所置至隋廢之

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

之吏父之徒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

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迂入關唯工商樂戶

移實州郭風俗險詖險詖不正也守或心好興謠訟日彥光為著

帽錫餘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自請復為相

州帝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唾之如笑也彥光至發擿姦伏如

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及幸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

大變吏民感悅无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

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二輔之最帝

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

累迁德州司馬帝謂諸將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休國愛養我民此

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責令守宜師

範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是歲隋主

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從風而



命書多於六經

聚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千百倍。十四年春三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

曰切藥刀甚鈍可矚之力能切矚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太子哀哭俯伏叔陵袖劍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乳媪吳氏媪姓解自後掣其肘掣也太子乃得起叔陵馳車還東府赦東城囚以充戰士叔堅討斬之太子即皇帝位

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隋主煬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為之僚佐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巖有忠骨鯁李徹前朝舊將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

子曰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為奢侈非法韶巖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闥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

隋高顯奏禮不伐喪二月隋主詔顯等班師

隋主嫌長安或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与威及高顯共議明且通直散騎使李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顯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

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无不可矣乃詔高顯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暹有巧思總管新都副監九月設無旱大會於大極殿得指捨身及乘輿御服

大赦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礼弥厚是歲納梁王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音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考異曰高宗大建五年四月齊遣軍救歷陽陳書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援歷陽黃法甌傳云步騎五萬援歷陽蕭摩訶傳云尉破胡等率眾十萬來援案源文宗之語恐無此數今不取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李雄不守章句

天之應

隋主既立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陳紀

長城公史曰後主

在位七年

壽五十二

諱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後為

帝惡叔

堅驕縱

至德元年正月初上病劇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

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

隋遷新

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構之上乃出叔堅為江州刺史以江

隋罷鹽

總為吏部尚書三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

酒禁除

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周末推酒坊推音角

詔求遺

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

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流落私

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

隋出丘

隋主從之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資練一匹資洛代切賜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

以為厚歛非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

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

戰國之時乘日出之驕結今時之恨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

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與沙鉢略可汗

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扭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

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

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幽州總管陰壽帥

步騎數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寧寶寧本齊郡屬營州刺史齊亡與突厥合兵寇海寶寧棄城

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磧上迹切沙土曰五月隋秦州總管竇榮定

帥九總管步騎二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

屢敗前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音屯皇為戍卒諸榮定軍門

大破突

擊突厥

擊突厥

擊突厥

擊突厥

史葛為  
騎快戰

突厥請  
引軍而夫

帝不悅  
兒隋主  
畫像

德林論  
更律令

罷郡為

簡省刑  
法

置倉漕  
粟

刺史多  
任武將

抑或諫  
隋主聽  
覽太煩

抑或宜  
士國之  
寶

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  
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  
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  
引軍而夫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表彥聘于隋帝聞隋王狀貌異人  
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

令蘇威屢欲更易事條內史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  
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河南道行臺楊尚希曰竊  
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  
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徒弟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  
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奉則易得賢良蘇威  
亦請廢郡帝從之悉罷諸郡為州

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  
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十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  
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唐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亦皮交切水出陳留浚儀陰溝至蒙  
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  
職治書侍御史柳或於六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  
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

史干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木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  
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下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  
金帛若今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

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公切  
下念果切書曰元首叢脞哉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諮四岳堯拱無  
孔氏傳云叢脞細碎無大略

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  
勞亦由君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  
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肝古按切夜

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  
非巨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躬盡無疆之壽  
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

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

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

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

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

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

奏請禁正月望遊

詔頒新曆

漕運通

隋主不喜辭華

李諤論

以李諤所奏頒示四方

起望仙閣

置女學士

江撫等請神客

風俗每正月十五日燃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

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其俗切

縹緗竭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也通作帶無閉貴賤男女混雜

縹緗不分色素謂縹之縹白者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因

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隋張賓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壬辰詔頒新曆

隋主以渭水多沙渭于貴如水出麓西首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

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暹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在

東切本名舊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隋主不

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

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

之三沮崇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

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

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北為角兩駮

並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孔子之說不復關

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

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

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

私門橫必用也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史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進

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

間其牖牖壁帶縣楣欄檻指是悲切古釋名指皆以沉檀為之飾

以金玉間居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

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

異卉許偉切百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

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復方六切上下又以宮人有文學者表大捨

等為女學士僕射江撫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

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

孔幹為  
上文飾  
過夫

施文慶  
以聰敏  
得幸

沈安卿  
請書上  
度閱征

文武解  
外

長孫平  
奏置義  
倉

高頴請  
輸籍

以錄上  
音切諫

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  
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  
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  
此為常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縱子用切橫也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由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  
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  
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

幸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閉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  
有所興造恒苦不給沈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閉市之征而又增

重其舊良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既慧算不為尚書且金倉都令史二人  
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或作卷也然比日不達大體

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  
十倍上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七恭客白上曰外間

諳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  
長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

文吏奪任吏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三月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

貧富田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從之五月初  
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承北齊之弊政

戶口租調姦偽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  
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

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徧下諸  
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

坂直遠切河東邑有輸長安者相屬於路屬之切切晝夜不絕者數  
月樂主殂諡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初北地傳緯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負才使氣入  
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麗音黎東夷國上收緯

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  
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

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  
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

隋長  
城圖胡

高德請  
隋太子

楊尚希  
諫隋主  
觀細

後梁詐  
終

隋議伐  
陳

帝答隋  
主書驕  
慢

度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雖視

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縠殿馬餘枝粟唐居有功馬舍也百姓流離

殍尸蔽野殍居良切貨賂公行帑藏損耗帝他莽劫人音如漢金帛

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

不補力切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官者李

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綽言及之

**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二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

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四年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

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三月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

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敢近

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說樂者哉。**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具札

日洪禮部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

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王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

能從。

祥明元年正月補紀曰祥**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八月**隋**徵

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發江陵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

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暕等恐弘度襲之驢文武男女十萬

口來奔隋主聞之發梁國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後梁主暕

**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戎戍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

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

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初****隋**主受禪

以來與陳鄰好其意每獲陳謀徒協切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

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

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

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

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

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

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

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

謝素等  
獻平江  
南之策

楊素造  
大船

書極諫

本意排  
言極立

隋師  
道來代

辭道後  
言必克  
四事

地窖居效切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

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

史高勸順賊號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陳後受蕭巖等

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語無切語音義

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

之有使投其棟於江棟山責切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

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

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

等無涉格切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

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獻之厭一涉切除太市令華鬱鬱

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詆丁禮切除太市令華鬱鬱

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北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

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勳亦至矣陛下即位

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

祠七廟而不出拜二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詭佞讒邪升之

朝廷今疆場日蹙疆紀良切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張臣

見孽鹿復遊於姑蘇矣孽明也帝大怒即日斬之。二年帝欲廢太

子胤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

稱贊營事表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心卿是何人

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五月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

子。十月帝遣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請還不聽

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

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

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

管燕榮出東海凡總管率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

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頴為晉王元帥長

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隋軍臨江高頴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

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

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一也國之安危在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

楊素如江神

帝言王氣在此周齊來皆敗

帝不備隋縱酒賦詩

所寄任彼以江摠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執事在不疑頰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暎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下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切艦之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執險峭文發切說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故音其擊所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達丈二水軍東下舟艦被江都勿注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僕射袁憲等劾勤奏請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日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使謂國弱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仗縱酒賦詩不輟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長城公**至德元年二月以毛喜為求嘉內史司馬申傳云右僕射沈君理卒朝議以毛喜代之按君理卒在太建五年非後主時又毛喜傳云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按高宗殂過基乃葬而去未及踰年恐誤也二年帝使女學士與狎客賦詩去相贈答平陳記云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摠等十人預宴先令八婦人裝采牋製五言



隋紀

高祖文帝上

在位二十四年

壽六十四

諱堅姓楊氏洪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父忠事周  
又屢立戰功累官至太傅隋國公既襲封隋公事周武帝  
武帝聘其女為太子妃太子立是為宣帝宣帝崩靜帝立  
堅以元舅輔政靜帝非生靜帝年幼軍國大權盡歸於堅  
位相國大冢宰進爵隋王尋受周禪建元開皇時陳大建  
十三年也至九年滅陳遂為正統

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陳主朝命羣臣大霧昏塞入人鼻皆辛酸陳  
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賀若人者切自廣陵引兵濟江先

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規  
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

列旗幟如志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  
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

弼之濟江陳人不覓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在丹揚

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  
軍旅志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虿有毒且時掃定曠

謹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曹廣達並為都督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益

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  
士及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恪各弼軍

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酤或乎切所  
俘獲六十餘人俘若死切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

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  
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

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  
並進緣江諸戍望風而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進據鐘山晉王

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万屯于新林新州總管弼  
置係隋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瑛於蕪口鎮他陳人大駭

賀若弼

僧尼

弼軍

韓擒虎

後周

陳主入

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時建康申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

陳主入

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滿朝志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去於

陳主入

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道出唯表憲在殿中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表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

陳主入

是江東衣冠道尺陳主遑遽自投于地軍人親并呼之不應欲下石

陳主入

八間叫声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毗實切婦也周禮有勳同東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管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

陳主入

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欷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

陳主入

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入朝不失作歸命侯无勞恐懼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

陳主入

不忠曲為諂佞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

陳主入

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日吳使高

陳主入

頌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

陳主入

以為賢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詔賜衣一襲以入切按國語云一稱賈述按不單復具云解也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地面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辭左

陳主入

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二日蘇威奏請立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於是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陳主入

○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退更於石頭城置將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四月諸軍凱入上可亥切謂也獻俘於太廟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衣冕之服帝御廣陽門宴將士百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

陳主入

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衣冕之服帝御廣陽門宴將士百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

萬段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 初陳散騎常侍韋鼎

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

夫言果實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及賣田宅大丘卿毛彪問

其故鼎曰江東王氣五行用事者玩已於此矣吾與外道葬長安

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乃下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太

平之云方可流行凡我臣民凍身浴德子結切家家自脩人人克

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阻立切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

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且停罷世路既夷羣方无事武力之

子俱可享經民間田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賀若弼撰

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拜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

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

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音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

之曰以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

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

右衛將軍龐晃等上戶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客因謂頰

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塵臺禁飾切皎然益明初頰父實為獨孤信

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朝野皆請封禪時戰

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收聞而今而後言及

封禪且即禁絕 帝踐祚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

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上他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

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声世莫能通譯因龜兹人龜兹音蘇

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常所奏例

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与邳

公世子蘇夔夔音其嬖嬖切東秦定律時人以音律先通者非譯夔

一朝可定帝素不流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貶宿儒反不逮譯

等常欲沮壞其事入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競為異議各

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一

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

滔滔和樂甚与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正欲何

不發

不發

不發

不發

不發

不發

得江左

平公義

公義決  
訟未及  
必宿要

能鄉正  
與訟

時又有樂工方寶常妙達鐘律，譯等為黃鐘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声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声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毀之。蘇夔猶忌宝常，寶常威方用事，凡善樂者皆可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少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實祭用之。伏詔太常置清南署以掌之。時天下既一，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今平荊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音，邊裔之声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以駕部侍郎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州，中切，因岷州俗畏疫，云云，皆說也。一人病疫，闔家避之。闔，胡臘切。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已之廳事，至者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即皆滿。公義設榻晝夜，其間以然，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向，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迁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一露坐親自，無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及，必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間父老遷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十年四月，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美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從。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威，奏德林很矣。上多從威議，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林曰：「茲事日本以為不可，外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上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詔云：「爾欲以我為王莽邪？」因命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矣。」請但預散參，上不許。迁懷州刺史而卒。上性猜忌，不悅。

卷之二十二

四

帝世情

秀明察

馮其遠

詔坊府

屬州縣

今民五

十卷

收

蘇威之

五教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亦

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火賊汗。上或與私使人以錢帛遺之。

殺入兵部侍郎。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嘗慰馮基。而怒羣臣之

不諫者。五月詔曰。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必無定。

家无完堵。地罕包桑。一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

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

府。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

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更更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无長

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上五木切謬。隋欲徙之。入關。遠近

驚駭。於是整州汪文進。發上遇切隋所置以當。越州高智意。蘇州沈

玄。僧鳩。皆率兵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州吳世華。

温州。孝徹。泉州。工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

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儂。吳語。謂

以杜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江南大定。素乃班師。素用兵多權略。馭

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

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

能陷。則還者無虜。又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

服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

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誣。却上歸職。故素

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十一年二月。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

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江臨頰令。高頰。薦曠

清明善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勞勉之。頰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

為勸。優詔擢為普州刺史。十二年二月。國子博士何妥。與邳公蘇

衡等。共為朋黨。命

之事。頗有狀。七月。威坐免。盧愷除名。知名之

士。坐威得罪。去

人。初周室已來。選無清濁。及世。攝吏部。與薛道

衡等。甄別士流。故

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

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秦昔切通。威始立條章。每歲責民。問五品不

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

...

...

...

...

...

...

...

...

...

...

...

...

...

...

...

天下  
大理案

楊素  
勳優  
類作  
不如

有司  
府職  
滿院

田  
天下

作  
夜夫

注  
明  
利  
變

音  
樂  
律

帝欲申有無相贈民部侍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帝以

天下用律者多踏駁不似餘勿罪同論異八月制諸州死非不得節

決悉移大理案各盡然後上省奏裁一三月以內史令楊素為

尚書右僕射也專總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旨之內頗推

高煩敬生弘石衡視縣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

車所其手藝風調優至於推誠體國勳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

如類遠矣有司一言府藏下同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堂下則

陛下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

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

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程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

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帝乃發

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十三

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

文惜檢校將作匠訖室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一谷切於

以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急丁天多死疲頓顛心者

遺勿類地推填心坎復以土石因而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是歲

命禮部尚書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在上命有司

規度之業里地無立之而諸儒異議不決不能之牛弘使協

律郎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而管飛

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一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

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

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

鐘一宮於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

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樂用一調迎氣用五調准曰工

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十四年三月樂成四月詔行新樂且曰

民間音樂流然泣曰胡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將盡

帝聽太常所西海全盛聞者不不然太業之末其言平驗寶常而無子父之

竟餓死其死悉以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先是臺省府及諸州

皆置六解錢以沽鹽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率兵

生願 受百姓賦須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止從之六月詔自公

以下 結戰 出母得治生由民爭利 關中大旱民飢 遣左右

民食得豆 雖陳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 為之不御酒

肉者殆將一 上帥民就食於洛陽穀作美 輒有驅逼男

女乘廁於仗 四扶老攜幼者輒引馬啜之慰勉而去至艱險

之處見負擔者令大 勅之 十月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

仁英蕭陳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邳

山 邳莫即武多切此 侍飲賦詩曰日月先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

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

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賀若弼度京口

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頊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木開

討此誠可笑蓋天工之也昔符氏征汝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

名 知違天命而之官乃違天也 州刺史中書員外郎民糶

他 數也 除名帝 又有欲授以一州員對詔失言人有也 帝大怒遂

不用皇太子 言此輩並有位命功 性行輕險言不可兼帝曰微

引助埔兩鄭 盧齊柳爽皇甫績等 我不至此然此等 日反以子

也 昌周宣帝十 輩行詐願命於我我將為 之任之則

不 置之則怨 自為難信非我 取人見山謂我薄於功曰斯

然 朱貫遂廢立於家 上好禱祥 數 居 勸 負外散騎侍

郎 下 劾 嬖 照 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

識 緯 之 書 諸 劾 符 命 裙 撫 佛 經 之 石 刻 也 回 易 文 字 曲 加 誣 飾 撰

詔給職

王勳撰

皇隋靈

感志

祥

手

伊後主

請封禪

詔脩齊

梁陳祀

山

無以報願

目之曰此敗

彼人密啓

討此誠可笑

名 知違天命

他 數也 除名帝

不用皇太子

引助埔兩鄭

也 昌周宣帝十

不 置之則怨

王勳撰

皇隋靈

感志

祥

手

伊後主

請封禪

詔脩齊

梁陳祀

山

無以報願

目之曰此敗

彼人密啓

討此誠可笑

名 知違天命

他 數也 除名帝

不用皇太子

引助埔兩鄭

也 昌周宣帝十

不 置之則怨

然 朱貫遂廢立於家

郎 下 劾 嬖 照 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

識 緯 之 書 諸 劾 符 命 裙 撫 佛 經 之 石 刻 也 回 易 文 字 曲 加 誣 飾 撰

帝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劾集諸州朝集使盟手焚

香 盤 古 玩 切 說 文 是 手 閉 目 而 讀 之 曲 折 其 聲 有 如 歌 詠 經 涉 旬 朔

徧 而 後 罪 益 喜 前 後 賞 賜 優 洽 十 五 年 二 月 收 天 下 兵 器 敢 私

造 者 坐 之 關 中 錄 其 例 三 月 仁 壽 宮 成 上 幸 之 時 天 暑 日 役

夫 死 者 相 次 為 離 言 為 吾 結 怨 天 下 嗚 呼

怨 曰 楊 素 瑒 公 勿 憂 俟 皇 后 至 必 有 因 詔 明 日 上

封 德 彝 德 彝 公 勿 憂 俟 皇 后 至 必 有 因 詔 明 日 上

後 處 吾 夫 婦 老 無 以 自 娛 盛 飾 此 宮 豈 非 中 賜 我 百

段 素 名 貴 恃 才 多 所 凌 侮 唯 賞 重 德 盛 每 引 之 與 論 年

系 入 對 獨

賜 我 百

與 論 年

系 入 對 獨

賜 我 百

與 論 年

系 入 對 獨

賜 我 百

與 論 年

系 入 對 獨

相繼改終日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坐屢薦於

帝謂蘇

其威詐清家由已則悅違之以 月相州刺史巨靈通貢綾文布命林父之

章世康

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

有止只

使鎮荆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

詔旨以

之當世以為榮 一二月救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汝其家

孤熙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孤熙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

最

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十六年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八月

下

召大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 文帝開皇七年正月陳日中 岐亭

文帝開皇

作呂嗣今從陳 十五年三月帝奴楊素為 封德彝言

至必有恩

陪書北史皆曰官 今高頊有視奏 封德彝言

人丁帝

系懼即於北門致 孤皇石曰王法上 離

天下太平

以足損費后以理 論上上 居書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

呂大著 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